



Therapy
治疗

[英国]戴维·洛奇 著 罗贻荣 译
译林出版社



治疗

[英国]戴维·洛奇 著 罗贻荣 译

THERAPY

译林出版社



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疗 / (英) 洛奇 (Lodge, D.) 著; 罗贻荣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2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 Therapy
ISBN 7-80657-469-7

I. 治... II. ①洛... ②罗...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174 号

Copyright © 1995 by David Lodg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10-1999-123号

书 名 治 疗
作 者 [英国]戴维·洛奇
译 者 罗贻荣
责任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南通韬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插 页 4
字 数 263 千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69-7/1·360
定 价 (精装本)19.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戴维·洛奇(David Lodge, 1935—)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小说家兼文学批评家。他从1960年发表作品,至今已有11部长篇小说问世,它们被翻译成了25种文字在全球各地出版。《小世界》等作品中译本的出版使他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他的小说以机智诙谐的语言、有趣的构思、各种传统和新潮小说技法的灵活运用,受到了包括普通读者、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在内的广大读者的喜爱。译林出版社最新推出的戴维·洛奇的小说《治疗》(1995)将巩固他在中国读者群中作为战后英国第一流小说家的地位。

洛奇的每一部作品差不多都会涉足一个全新的题材领域。他最近的几部小说,《天堂消息》写旅游,《美好的工作》写“英国状况”,而发表于1995年的新小说《治疗》写的则是妄自尊大而又十分可笑的英国电视界,当然,中年危机和五花八门的“治疗”也首次作为主题出现在这部作品中。

《治疗》的故事全都以日记的形式在主人公的“权威”视角下展开。主人公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电视剧作家,名叫劳伦斯·帕斯摩尔,但因其光秃的头顶和矮胖的身材,圈内人士都叫他“墩子”。墩子的情景喜剧《邻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似乎也同样成功,版税“像打开的水

龙头里的水一样涌进我的银行账户”，他有一个身材健美、在大学里当教师的妻子，有让人羡慕的家庭、豪华轿车、位于市郊的豪华别墅，在伦敦还有一套公寓，有一个柏拉图式的情人……可是，他“大部分时间都感到不快乐”，还受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膝盖疼痛的困扰。他尝试过几乎所有心理治疗方法，包括认知行为治疗，理疗，瑜伽功，芳香疗法，针灸，做过膝关节内窥镜手术，可是一切都徒劳无益。一向忠实于他，或者他自以为忠实于他的妻子突然提出要跟他分手，原因是忍受不了继续跟他生活在一起。他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犯了疑妻症，跟踪妻子的网球教练并深夜闯入他家，结果因此成了小报丑闻报道的主角；他开始入迷地在克尔恺郭尔的著作和生平中寻找共鸣；他马不停蹄地飞往好莱坞、西班牙的特纳里夫、哥本哈根，饥不择食地寻找可能的性爱伙伴，想获得婚姻破裂后的心理补偿，结果是出尽洋相，无功而返；他遵医嘱写日记，写回忆录；他千里迢迢追踪正在朝圣的初恋情人……

这部小说，从表象层次来看，它以洛奇惯有的幽默和调侃笔调表现了“生病”与治疗，中年危机与反危机的主题；但它深层次上的哲学意蕴则是精神上的“沉沦”或者说精神危机与拯救。如此严肃、沉重的主题与作品的喜剧风格似乎是不相称的，但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洛奇通过这部闹喜剧式的小说再次证明，有着强烈的道德中心的小说仍然可以是一部魅力十足的小说。”

读者不难看出小说与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从表面上来看仍然带有滑稽色彩。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墩子有个查字典的习惯，情人偶尔问候他“你的 Angst 怎么样了”，他从字典里发现了德语词 Angst

与存在主义的关系,然后又由存在主义找到其创始人克尔恺郭尔,他对克氏“一见钟情”,克氏的那些书名“听上去不像是哲学著作的题目,倒好像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我目前的状况。就连那些我读不懂,或者只能猜测其内容的题目……好像也隐含着许多专为我设计的意义”。墩子的“忧惧”、初恋情人的失去似乎都在克氏的生平和著作中找到了共鸣和反映。

墩子的精神危机或者“生病”,属于克尔恺郭尔精神哲学中“忧惧”(Dread,有别于 Fear 和 Anxiety)和“绝望”的范畴。按克氏的理论,一个人的自我是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必然性与可能性的综合,二者不可偏废;一个人的自我中只有有限和必然性时,他处在人类生活道路较低级的审美阶段(这里“审美”的概念有别于我们日常所说的“审美”,它接近“感性生活”的概念,不具备“精神”的品质),如果他甘于这种“审美”生活,他便不会产生忧惧和绝望这样的否定精神,也不会出现精神危机;一旦他开始产生不满、忧郁、厌倦等情绪,他便意识到了自我的无限与可能性,但是他还 不习惯或没有能力做出选择,面对虚无与自由,他产生了一种眩晕,就是萨特所说的“自由的眩晕”,这就是忧惧和绝望。忧惧和绝望使人综合自我成为可能,也使人有上升到较高级的伦理生活和最高级的宗教生活阶段的可能。

墩子人到中年,差不多拥有物质或者世俗层面的一切东西,他对此感到满足和骄傲,可是他“不快乐”,“潮水般涌来的人类悲情惨状”也不能映射出他的快乐,他感到绝望。那是一种高质量的不快乐;如果他所拥有的东西使他乐在其中,那就是沉沦,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绝望,也就没有“拯救”的希望。他的不快乐源于他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精神”的缺乏,源于他对有限与必然性的厌倦,对重新综合自

我的焦灼和渴望。有了否定精神和对自己的否定才有可能通向无限和可能性。他开始了他的治疗或曰拯救。他最初尝试过的一切方法如果不是无效的也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他的有效治疗始于他对克尔恺郭尔的“发现”。克氏的哲学和人生都成为他的一面镜子。克氏名字里那种顶上带小圆圈的字母让他想到了他的初恋情人莫琳,使他回忆起少年时代对她的伤害和背叛,进而认识到“它是我人到中年后焦虑的根源”(这种分析显然又是弗洛伊德式的)。他发现他的处境跟当年的克氏有着惊人的相似。克氏也拒绝过自己深爱着的未婚妻,此后也忍受着折磨。克氏的治疗方式是为蕾齐娜与他人结婚发出欢呼,不停地写作,在许多著作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可是墩子在克氏的日记中发现,克氏在得知蕾齐娜已跟别人订婚后,并没有像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所描绘的那样“觉得自己获得了解放和统一”,而是“彻底地垮了”。悔恨和负疚感压得他得了脊椎弯曲病(至少墩子是这样认为的),四十二岁便死于中风。

墩子是在“超越”克尔恺郭尔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治疗的。这种“超越”包括对克氏哲学和经验的超越。克氏的治疗方是“信仰拯救”,他认为只有依托信仰,人才能进入伦理和宗教生活的阶段。但墩子自始至终是个怀疑论者,他是在找回真爱时完成他的治疗并完成人格转型的。在找到莫琳后,他的忧惧和膝盖疼痛都神秘地消失了,他不再害怕做出决定和选择,不再满足于在离婚诉讼中用财产来限制和报复莎丽,不再满足于按制片人的指令写那种机械操作的娱乐喜剧,他要写克尔恺郭尔……小说结尾处墩子放弃他的豪华住宅,他的公寓家具被盗贼洗劫一空,只剩下用以写作的电脑等细节,差不多是克氏哲学所说的“死离这个世界”,完成“人格转型”的象征。小说结尾处墩子用一句双关语自

比李尔王,也有其影射意义:李尔王失去了一切,但人性复归。墩子的治疗方法是“爱的拯救”而不是“信仰拯救”,不过若要把爱说成一种信仰,也未尝不可。在这种爱里,青春、美色、澎湃的激情,甚至健全的肌肤都不再是必要条件,它剥离了一切炫目的外衣,有的是倾慕、共享、宽和、温情。

在《治疗》中,洛奇继续了他的天主教主题。

出身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纯朴善良的少女莫琳与劳伦斯(少年墩子)之间细腻动人的、感伤的爱情故事,使人想到惯于调侃讥讽的作者写起爱情故事来丝毫不逊色于卢梭、歌德。两个少男少女纯洁而甜蜜的爱情因为天主教的某些戒条(当然还因为男主人公的少年气盛和不负责任)而横遭夭折。作者用一个非天主教徒青年的视角来叙述那场爱情悲剧,读者自然容易产生对天主教会的反感,这是作者第一次调动读者的感伤情绪对天主教教义拷问。这里包含着作为天主教作家的作者对天主教的批评,也说明了天主教革新的必要性。

莫琳身上似乎寄托着洛奇的新天主教理想。纵观莫琳一生中的行为,她差不多就是一个女圣徒: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圣心修女院办的中学,为了维护教义规定的“贞节”和圣母扮演者的神圣,忍痛拒绝了心爱的男友,后来嫁人生子,家里不再需要钱后在一个救济组织成为一名志愿者帮助那些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她年轻的儿子为一家基督教慈善组织在索马里做救济工作时被叛军开枪打死,从没有做过长距离步行的她五十多岁时徒步从法国的勒皮前往西班牙的圣地亚哥朝圣;为了丈夫和天主教,她拒绝跟千里迢迢找到她的墩子结婚……可是另一方面,她显然也背离了传统的天主教,而且“走得很远”。她放弃了“婚前童贞”;虽然去朝圣,但她清楚地知道圣徒和圣徒事迹的神话性质多

于历史真实；她拒绝跟丈夫离婚，但她的良心宽容地接纳了墩子的追求。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莫琳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而且她对这种信仰还是非常虔诚的，只是这种信仰所保留的主要是天主教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的内涵，对他人，包括博爱、献身、尽责；对自己，包括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慰藉、对世俗和物欲以及空虚的抵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仰也有治疗作用，礼神朝圣和慈善活动就是一种治疗。在回答关于朝圣目的的问卷调查时，莫琳在“宗教、精神、娱乐、文化”等选项中只选择了“精神”，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这是洛奇第三次将朝圣主题写进小说。天主教从本质上说是目的论的，朝圣也有其目的，但洛奇将朝圣的目的带到了地上，带到了现实生活中。在这里，朝圣变成了一种融观光旅游、体育锻炼、调节精神于一体的宗教活动，它的意义已不是“来世”得益，而是现实的功用。这是洛奇新天主教理想的一部分。洛奇的新天主教理想显然是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和当代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理论对传统天主教教义和神学过滤，用人文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的语言对它们做出新的阐释后的新的宗教信仰。

《治疗》整体上采用了日记体小说的形式，第二章似乎例外，看上去像是几个主要人物的独白，但最终证实它们仍然出自墩子之手，它们仍然可看做主人公的日记。小说的主旨是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日记体应该是一种便利的方式。不过，洛奇在第一章里插入了墩子的“自画像”、第二章里转换成了主人公所想像的人物独白，第三章里插入了可加标题为“少年墩子之烦恼”的回忆录，这些变换有效地避免了小说在形式上的单调。第二章所采用的形式对作家

的想像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它使用的实际上是一种“双重视角”。身为作家的墩子在写那些独白时会有意识地使用符合他们各自身份的语言,试着用他们的意识去过滤所发生的事件,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那些事件,所以,那些独白除了使整部作品的形式有所变化,补充有限视角的叙述盲区或死角,其重要的功能就在于表现不同人物的不同观点和态度,从而产生反讽效果。如在莎丽的独白中她声称自己“不是个硬心肠的女人”,可是跟莫琳比较起来,其心肠之硬和“唯我”特点便显而易见。她的独白中也可以看出她对墩子的数种偏见。另一方面,那些独白实际上又是墩子想像的产物,所以它们仍然或多或少是墩子的视角,是墩子观点中的别人的观点。前面提到的为自己做不实辩解的莎丽和有偏见的莎丽,实际上是墩子意识中的莎丽,读者会用自己的判断跟墩子的想像陈述比照,并由此对墩子的心态、性格等产生更立体的认识。

《治疗》进一步表现了洛奇创作由重形式上的实验到重“人文关怀”的转变。它有趣依旧,但它不仅仅是一部供消遣的喜剧性小说。小说表现的“中年危机”和人满足物质需求后的精神危机,是后工业社会和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的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小说对“治疗”和“拯救”主题的探讨,对幸福的探讨,劳伦斯·帕斯摩尔精神意识的发展和超越,是作者奉献给我们的一剂“良药”。

罗贻荣

2001/9/10 于青岛

以爱 献给爸爸

许多人在我为创作这部小说进行的研究中和作品的创作中提供了热心的帮助,他们解答我的问题,或者阅读手稿并提出意见。这里我要对玛丽·安德鲁斯、伯纳德·伯冈兹、安妮·伯冈兹、艾萨克·温克尔·霍尔姆、迈克尔·保罗和马丁·沙德洛表示特别的感谢。

小说事件发生的地点像往常一样是现实与想像结合的产物,但书中人物和他们的行为纯属虚构,只有第四部里简短提到的电视实况报道节目撰稿人可能是个例外。

戴·洛

《治疗》对身体的、精神的或者社会的紊乱或者疾患进行处理。

——《科林斯英语词典》

“你知道吗,索伦?你什么事儿也没有,就只是你那爱勾着背的傻习惯。只要你把胸膛挺起来,站直身子,你的病就会好了。”

——克里斯蒂安·伦德,
索伦·克尔恺郭尔之舅

“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

——格雷厄姆·格林

第一部

好了,开始吧。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五日,星期天,早晨。二月温和的天气引出了冬眠的松鼠。庭院里枝桠光秃的树林成了它们冒险的乐园。我书房的窗外有一棵栗子树,我看着两只松鼠在树上玩捉迷藏的游戏:一会儿盘旋着爬上树干,在枝杈间闪转腾挪,声东击西;一会儿沿着一根枝条仓皇出逃,跳到旁边的一棵树上,然后头朝下在树干上急速下窜,又突然在半中腰停下来,一动不动,爪子像维可劳牌褡裢一样紧紧抓住粗糙的树干;一会儿又飞一样地互相追逐着跑过草坪,前面的松鼠左躲右闪,不时来一个急转弯,试图摆脱后面的松鼠,最后,它们冲向一棵加拿大白杨,一起沿树干箭一样地射向树梢,然后站在有弹性的细枝上,让身体保持平衡,轻轻摇晃着,冲对方满意地眨巴着眼睛。这是纯粹的游戏,毫无疑问。它们只是在戏耍,在操练它们的灵敏性,完全是为了好玩儿。如果有转世这种事,我不介意来世做松鼠,它们的膝关节一定像淬过火的钢一般柔韧。

我第一次感到疼大约是在一年以前。那时我正要离开位于伦敦的公寓去赶八点十分从尤斯顿发来的火车。我急匆匆地在四个房间里进进出出,将手稿和脏袜子塞进手提箱,关上窗户,灭掉电灯,重新设置中央空调的计时器,将纸盒子里剩下的牛奶倒进洗碗池,沿便器内壁倒上三尼拉夫牌洁厕灵——简单地说吧,我正在执行“离家须知”清单列好的程序,那个清单是莎丽开的,她用那块黄色的冰箱门吸铁石将它贴在冰箱门上。就在这时,我的膝盖出现一阵剧烈的、刺骨的疼痛,就像有一根烧红的针刺进了我的右膝深处,然后又拔了出来,留下一阵迅速减弱的后燃感觉。我突然发出一声尖叫,翻倒在床上(那时我正在卧室里)。“天哪!”我的声音很响,尽管此时我独自一人。“这他妈是怎么啦?”

我小心谨慎地^①站起来。(应该是“gingerly”吗?不,我查过了,形容词和副词是同一种形式。)我小心谨慎地站起来,将身体的重量都转移到右膝上试了试,往前走几步(那真是个有趣的词儿,跟“ginger”^②没有一点儿关系。我一直以为它的意思是品尝生姜时的样子,非常小心,将湿手指在生姜上蘸一蘸,然后用舌尖舔舔手指,可是不对,据认为它来自古法语 *genson*,意思是美味佳肴,或者 *gent*,意思是贵族出身。这两个词都不适用于我要表达的意思)。我往前走了几步,没有特别费力,我耸耸肩膀,轻蔑地将它理解为某种反常的神经抽搐,就像你有时候转过头去汽车后座上找什么东西时脖子会出现的那种疼痛性痉挛一样。我离开公寓,上了火车,此后再也没有想到过它。

① 原文为 *gingerly*。

② 生姜。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正在书房里工作,我的双腿在书桌底下交叉着,我又感觉到了它,右膝盖那种突如其来的刺痛。我疼得一时喘不过气来,接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随着一声响亮的“见——鬼!”呼出来。从那时起,这种疼痛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出现时仍然没有任何先兆。在我希望它发作的时候它从来都不疼,比如在我打高尔夫球或网球的时候,可是它会刚好在一场运动之后发生,我在俱乐部的酒吧喝酒的时候,或者开车回家的时候,要不就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书房里的时候,或者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它有时候在半夜疼得我叫出声来,以至于莎丽以为我做了噩梦。说起噩梦,实际上它大概是我惟一没有的东西。我有抑郁、焦虑、恐惧症、盗汗、失眠,可就是没有噩梦。我从没真的做过多少梦。那就是说,据我的理解,我记不住我的梦,因为人睡觉时一直都在做梦,他们是这样说的。这就像

不,我查过了,形容词和副词是同一种形式。)我小心谨慎地站起来,将身体的重量都转移到右膝上试了试,往前走几步(那真是个有趣的词儿,跟“ginger”^②没有一点儿关系。我一直以为它的意思是品尝生姜时的样子,非常小心,将湿手指在生姜上蘸一蘸,然后用舌尖舔舔手指,可是不对,据认为它来自古法语 *genson*,意思是美味佳肴,或者 *gent*,意思是贵族出身。这两个词都不适用于我要表达的意思)。我往前走了几步,没有特别费力,我耸耸肩膀,轻蔑地将它理解为某种反常的神经抽搐,就像你有时候转过头去汽车后座上找什么东西时脖子会出现的那种疼痛性痉挛一样。我离开公寓,上了火车,此后再也没有想到过它。

① 原文为 *gingerly*。

② 生姜。

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类苦难从媒体上扑面而来,以至于我们的神经开始麻木,我们耗尽了所有同情、愤怒、义愤的库存,现在惟一能感觉到的只有对我们膝盖疼的感觉。我还没有麻木到那种地步,还没有完全到那种地步,但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收到了许多慈善团体寄来的捐款呼吁书。我想他们一定互相交换捐助者的姓名和地址:你只消向一个组织捐款,还没等你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有一封接一封的信开始被送进你的信箱了,快得你都来不及取。牛津救灾委员会、天主教海外发展援助基金、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儿童救助组织、皇家盲人研究所、红十字会、帝国癌症研究会、肌肉营养不良研究会、避难所,等等,等等。信封里全都装着打印的信件和用再生纸做成的传单,传单上印着一些黑白照片,照片上不是一些饿得骨瘦如柴、头像老人一样的黑人婴儿,就是坐在轮椅里的年轻人,或是看上去处于眩晕状态的难民、拄着拐杖的截肢者。一个人如何抵挡得了这潮水般涌来的人类悲情惨状?好吧,我来告诉你我是怎样做的。你每年向某个机构认捐一千英镑,他们会给你一个特别的支票本,你可以用它签支票捐给你选定的慈善组织。他们还会将你为这些钱交过的税返还给你,你的一千英镑就突然变成了一千四百英镑。所以我每年都要将这一千四百英镑分成若干小份:五十英镑给索马里饥饿的婴儿,三十英镑给波斯尼亚遭强奸的受害者,四十五英镑给孟加拉国购买水泵,二十五英镑给巴塞尔顿^①的一个戒毒所,三十英镑用于资助艾滋病研究,如此这般,直到那个账号里的钱用完。这样做就好像试图用一个克里耐克牌小纸盒舀干大洋里的水,但它可以预防同情疲劳症。

① 英国东南部一小镇。